

· 耿志雲 ·

美國空軍演習動態

「紅旗—阿拉斯加」十五—三號演習

由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主辦的「紅旗—阿拉斯加」十五—三號「聯合國家訓練戰力測考」演習於八月六日假阿拉斯加州艾爾森基地舉行。這場原稱為「雷霆對抗」的演習自一九九二年起受到「皮納度波火山」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五日噴發的影響，從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移至艾爾森當地，自此，「雷霆對抗」於二〇〇六年始更名為「紅旗—阿拉斯加」。

第三五三戰訓中隊作戰主任德瑞克·文森少校 (Maj. Derrick Vincent) 表示：

「我們（在艾爾森本場）的基本任務，是讓飛行員能在前八至十次飛行（架次）的任務中，暴露出實際的（精神）壓力狀態中。綜觀戰史，美軍大多數的戰損都發生在前十次的任務中」。

平均而言，每一屆的演習都會有近千名官兵和多達六十架飛機部署到艾爾森本場，另有五百餘人和四十架飛機部署到同州的「艾曼道夫—李察森堡陸空聯訓基地」（JBER）。參演者被編成「紅軍」假想敵部隊與「藍軍」對抗部隊兩邊。至於「白軍」部隊代表中立的裁判單位。「紅軍」的編組包括了空對空戰鬥機隊、地面戰管與防空飛彈部隊，以模擬由潛在敵對國製造的（戰況）威脅。

所有「紅旗—阿拉斯加」系列演習均在「太平洋阿拉斯加複合靶場聯訓區」（JPARC）內舉行，面積範圍多達六萬七千平方英里，相當於內華達州「奈里斯空軍基地」所屬空域的五倍之大。

文森少校說：「我們的『紅旗』演習多因地形和空間和奈里斯基地的不盡相同」。阿拉斯加獨特的地形與廣闊的空域，這些因素也讓美國的陸軍能在參演「紅旗—阿拉斯加」時，於當地截然不同的環境中訓練。文森

說：「我們在空投區內投放了六百名傘兵，這是我們在（空投）演習所做過最多的一次」。

空降兵員從JBER起飛，跳入他們的空降區，占據敵軍的機場，再建立起讓友軍機隊進駐的條件。「目的是希望獲得敵方機場，稍後便能讓我們們的C-17、C-5機隊和實際擔任空戰的A-10、F-16和F-18機隊起降。但那僅只是一天的（想定），而每一天都有些許不同」。



一名日本航空自衛隊F-15J飛行員將座機滑上艾爾森基地滑行道。（8月10日）

在演習部署階段的兩個星期之中，機組員都被授予各種逼真的應急作戰學科。在演習的高峰階段，最多可達七十架戰鬥機在同一个空域中作業。然而機組員並非唯一從「紅旗—阿拉斯加」演習中獲益者，這個系列演習，提供每一位參演者一個實作訓練環境，例如單位層級的情報專業、維修機務員，與各個指揮管制部門。

第三五四民事工程中队協助三五四後勤戰備中队，在演習區內處理物資。而第三五三戰訓中队倘若在沒有財務、軍事人資、維修與其他後勤單位的支援，則將無法執行此次任務。藉著得天獨厚的場景，使用舉世共通的敵情威脅，同時模擬出戰況，讓「紅旗—阿拉斯加」帶給每一名參演者一個近乎實戰的機會。

另一個艾爾森的好處，在於各個盟國能更便於到當地訓練。文森說：「建立和加強我們與盟軍各部隊的關係很重要。在戰術層面，我們能把戰鬥機訓練得更高竿，在實作層面，我們始終試圖建立更堅強的關係」。這項各部隊之間情資交換，加強的不只在彼此的關係之上，也能促進作業效率。

文森解釋說：「我們一起製作任務計畫、一起提示和歸詢，也一起解

決我們所可能遭到的危機。這都是在建立永續的夥伴關係。一旦有危機時，我們就能加以應對，我們認識彼此，知道對方的戰術，所以能夠有效執行計畫以摧毀敵軍，同時滿足指揮官的企圖」。

八月十二日，美國海軍航空兵機長蒙提·羅登（Monty Lowden）奉派加入華盛頓州懷德北島海軍航空站所轄的第二〇九電戰機中队，協助當地的EA-18G「咆哮者」電戰機。該單位於八月七日起便加入「紅旗—阿拉斯加」一五之三號演習部署。

「紅旗—阿拉斯加」演習的彈藥分隊運作

艾爾森基地本場，其中一項獨特之處在於它的時節，事實上，當地只有兩個季節：即「紅旗—阿拉斯加」季節與「紅旗—阿拉斯加」預備季節（意指當地全年度都在美國空軍的演習狀態）。隸屬第三五四機務中队的空軍官兵，在實彈飛行（作業）中對此瞭解的十分透澈



美國明尼蘇達州空中國民兵第179中队反輻射構型的F-16CM在「RF-A 15-3」演習中起飛，他們是從杜路斯機場飛來參演。（8月10日）

。隸屬第三五四機務演習中队、擔任彈藥分隊物資督導的瑞克·賀德里克上士（Master Sgt. Rick Hedrick）說：「我們在相關對策與作業文書的公文上，對第十八假想敵中队提供支援。同時我們確保飛行員都能良好

狀態下，上場飛行訓練，維持他們的（訓練）品質，所以在「紅旗」季節到來時，他們都能一展身手」。

在演習結束時，彈藥分隊有五個作業儲區，讓所屬的官兵們都能迅速裝掛與檢視彈藥，然後把它們儲存在地下化的小型倉庫內，這些倉庫通常是設置在基地外獨立區的大型加強碉堡內，由泥沙妥善覆蓋著。

伊雷諾·柯安上士（Staff Sgt. Eleanor Coan）擔任同隊的彈藥系統組員領班，他表示：「通常我們組裝熱誘彈，將它們放置在模組內，再交給第十八假想敵中隊的機務員，同時也處理他們的廢彈（當模組被交回來時）。每位擔任爆炸性彈藥的官兵，都是在危險環境中作業，所以必須特別小心處理。」

柯安再說到：「熱誘彈可能是我們處理項目內最危險的物品，它們是會導電的，所以得釋放靜電。倘若有一點點電流觸發，就會點燃模組內的火花，這就有足夠的力量，把熱誘彈和所有置於模組內的物品從飛機上射出，還會形成一股噴射氣流，這將會非常炫亮而且非常熱的」。

為防範靜電效應，官兵們在放置熱誘彈時，必須穿著抗靜電腕套將其從地面上放入金屬容器模組內，工作

時，他們也不能穿著任何棉質衣物，例如高領內衣，以防產生靜電。柯安說：「安全是我們的第一要務」。像這一類的風險於演習中成為被重視的項目，所以當「紅旗—阿拉斯加」演習展開時，新（參演）單位就須和第三五四彈藥分隊開始共同使用這些作業位置，並嚴格遵守作業規範。

在「紅旗—阿拉斯加」演習進行中，會有近千名以上的外來官兵與他們的彈藥與機隊到此。柯安說到：「混入國外的演習夥伴們後，他們對相同裝備卻有著不同的名稱，故現出了前所未見的語言障礙，這些風險都將是我們須克服的」。

賀德里克說：「我們負責支援與安置所有的聯演單位，所以基本上都把他們納編到我們的訓練單位裡。像現在，我們有五個單位在一起作業，我們把他們引導入我們的演練情況，也整合他們到我們的作業之中。他們像個團隊一樣裝掛起彼此的彈藥，而我們則提供觀摩、裝備和適時的支援」。

在這一屆的演習之中，所有外來單位均分享了彈藥分隊的設施，以便執行各自的武掛作業。柯安強調：「我們基本上協助他們代管他們的工具，也在每一次作業中彌補他們的疏漏

」。

在演習季節，彈藥官兵們都在艾爾森基地與其他單位結合，從早到晚全天候排成三班作業。賀德里克說：「其他單位在艾爾森的勤務，也需要仿效這種班表制，以便跟上他們各自的作業進度，何況安排誰去哪裡裝掛，這也是彈藥管控設施的工作」。

他解釋說到：「我們把所有人都融入我們自己，便於他們提出更好的作業方式，每一個參演單位都有義務派遣支援的官兵為其團隊服務，他們越是賣力，就越有人會想支援他們的任務運行」。這在於被分配到各個設施的官兵，他們都會在認識各單位時有少許或者更長時間的交流。

賈斯汀·龐德上兵（Senior Airman Justin Ponder）說：「官兵們（南韓空軍）上週就在此掛載了GBU-10（雷射導引炸彈），我們也全程交導他們」。龐德就是一名三四武掛中隊彈藥分隊的排班參演兵員。

柯安補充說：「假使有多個參演單位，包括國外的部隊在內，都使用與我們相同的熱誘彈，我們就會抽調幾個人從事公文流程作業，使他們有機會習得全套的工作。每個部隊都有他們各自的彈藥使用上限，所以我們

不會多發給各單位超出配額量。演習的客觀因素之一，在於促進各盟國的協作能力，以便建立更強、更一致性的部隊。這些任務超越了飛行，也明顯地成為基本的程序。

賀德里克說：「我們納編的五個單位全部都在相同的基礎上做不一樣的事，所以得去（編組）這些任務，而要跟國外單位克服語言障礙，進行溝通也都是一種挑戰，但我們總是能達成任務並且搞定它」。

明尼蘇達州空中國民兵參演

八月十七日，約一百三十名官兵與八架第一四八戰鬥機聯隊（空中國民兵）的F-16「戰隼」機隊，從明尼蘇達州杜路斯機場飛抵阿拉斯加州艾爾森基地本場，參加「紅旗—阿拉斯加」十五之三號演習陣容。

這是一四八聯隊首次參加「紅旗—阿拉斯加」系列聯演，以便於讓這個部隊有機會訓練「對敵防空壓制」（SEAD）任務（該部隊使用構改的F-16CM）。

參演的分遣隊長庫特·葛瑞森中校（Lt. Col. Curt Grayson）指出，「飛行是種經驗的學習。我們會應付所有主場單位所使用的招式、處理它

們，也嘗試每天都改良（戰術）」。

艾爾森本場有整個支援設施，所以，各單位要做的只在於出勤和訓練。該基地保障第十八假想敵中隊的「紅軍」，使之能有自己編制的F-16機隊，在每一天的訓練中防禦與挑戰盟軍部隊。第三五三戰訓中隊的全職計畫參謀，專責設計和建立（作戰）場景。葛瑞森說，「他們有訓練我們單位「防空壓制」任務所須的一切，讓我們和其他盟軍一起訓練」。

這座「太平洋阿拉斯加複合聯訓空域」（JPARC）是各參演者的一座理想場地。當地廣達六萬七千平方英哩的空域，能進行超音速飛行至六萬呎的高空，如此廣闊的天空，能讓各型戰機同時一起演訓。

其次，與其他第五代戰機一起飛行也是一四八聯隊參演的目的之一。葛瑞森指出，「我們能做到像在原駐地（杜路斯機場）每天一樣的訓



日本航空自衛隊救護聯隊佐藤友宏三等空佐在演習中向美國空軍第353戰訓中隊專家學習飛行員跳傘後逃生與禦敵技巧。（8月12日）

練水準是很重要的，同時將這種技能和大部隊整合，以期創造出優異的成果」。

他說：「這項訓練能有助我們瞭解F-22能為我們達成哪些任務（第五代機的空中支援），EA-18G電戰機能為我們做哪些支援。我們能知道



友軍如何協助我們，以及我們如何在友軍的計畫中實施訓練，讓整個團隊更有效率」。葛瑞森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將會在這些聯演計畫的科目中獲益，同時更有能力應變真實世界中所遭遇的戰鬥場景」。

「紅旗—阿拉斯加」一五之三號的SERE科目

從第三五三戰訓中隊派出的求生專家（專職「空降救援與生存、規避敵人、抵禦與逃脫」科目，美軍稱為SERE）於八月十九日加入阿拉斯加州本身的空中國民兵第二一〇和第二一二這兩個救護中隊的部署，以建立「紅旗—阿拉斯加」一五之三號多軍種演習環境下的安全區域與人員搜救能量。

八月十二日是本項科目首次的演練，在想定情況：「美軍軍機遭擊落的同時，飛行員彈射後的搜救」下，建立起與被擊落飛行員的通信，同時確定他的位置，是搜救程序第一階段最重要的步驟，它也是這項演練的客觀目標。

第三五三戰訓中隊的逃生專家李維·伍德上士（Staff Sgt. Levi Wood）說：「一旦（飛行員）位置經確定，搜救任務計畫也隨之展開。在我們派出搜救隊之前，我們首先得確定通信的對象是我們要營救

的目標」。

演習場景在（搜救員）成功與被擊落飛行員建立通信的基礎上。而在八月十三日，救援計畫便已展開；這和前一天的演練不同，重點置於兩名飛行員的實際搜救作業，這是此項訓練最重要的部分。

伍德說：「這項訓練的好處在於能夠落實與擬定出受困人員的救援程序。在這個場景中，任務在前一天才被制定，並且立即實施及救出這些人」。派出的飛機和人員支援著這些救援科目，在救護部隊抵達前先確定目標與施救區位，在目標區確定安全後，救護機和搜救員接著與飛行員建立通信，再將他們引導到安全待救位置。

伍德解釋說：「救護團隊無論使用哪種搜救工具，都只有一個目標：我們得確保搜救區域安全、救回生還者，並把他們安全帶回來」。

「紅旗—阿拉斯加」一五之三號的油料保障

美軍有句俚語：「部隊各有其術」，因此戰機用自己的油箱飛行也沒啥好驚訝。

第三五四後勤戰備中隊的燃油與

一架從南韓空軍忠州基地第19聯隊飛來參演「RF-A 15-3」演習的F-16D（Block 32）從艾爾森基地起飛。（8月27日）

滑油保障分隊對此甚詳，專業的加油人員全天候在場面上作業，一周七天、一年三六五天毫無休息，以確保艾爾森本場與來此參演的友軍機隊，均能在任務時起飛無虞。

威廉·杭特（William Hunter）是其中一名分隊資深加油兵，若無油料保障（美軍簡稱為POL），飛行員只能待在地面上，縱使領到了政府的飛行載具，還是得從我們這裡領取燃油。油料保障有時比機務工作更細緻，他們得確定整座基地的發電機足夠在電力中斷時，仍然能有充足的燃料支援戰備任務。

此外，在低溫的狀態下，像液態氮和液態氧都是救護中隊每天都要用到的物資，必須確保官兵們可確實遂行任務。

但在「紅旗—阿拉斯加」系列演習於此地展開後，油料保障作業變得更緊湊。在戰機落地後的三十分鐘內完成加油是作業時間標準，油罐車待命的同時，艾爾森本場的油料保障分隊車輛早已能加滿兩架戰機的油料。

杭特說：「在飛行線上，我們都謹慎熟練地操作加油系統，這表示燃料從來不會從油罐車和飛機之間滿出來」。由於從未浪費燃料，油料分隊能在飛行線上以極低的風險作業，保

障了官兵和整個作業環境內的人。

杭特解釋說：「我們是個很小的分隊，所以，當你只有四到五名駕駛兵，每天卻要加八十到一百架飛機的燃油是非常辛苦的。若無臨時增援的兵，我們就幾乎不可能維持『紅旗』演習的任務」。這些戰鬥機都要加到三千五百加侖的燃油，加油機更多達三萬加侖，八十到一百架飛機就表示有近幾百萬加侖的航空汽油。

「紅旗—阿拉斯加」演習也讓油料分隊官兵有機會加外國軍機的油。杭特說：「能跟外國人一起工作是個經驗，它也可能是個挑戰，尤其是語言障礙更是毫無疑問的。但等你習慣了之後，你就能看到真正的高手」。

「紅旗—阿拉斯加」演習目的在於盡量逼真，也就是高度仰賴團隊的智慧，這場前瞻的演習不是只由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單位所支撐，它需要各種不同的環節天衣無縫地整合，以確保任務成功。



一架日本航空自衛隊第203中隊參演「RF-A 15-3」演習的F-15J從艾爾森基地起飛。（8月27日）

「每個人都有讓自己做到最好的諺語，我們希望能有趣的激勵彼此，但每個人仍得按部就班的運行任務。我們全都在把自己工作做好」。